

从水用具看人水关系

王培君

(河海大学团委,江苏 南京 210098)

摘要:人水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集中体现,水用具是人水关系的重要媒介之一,它是人在适应自然、改造自然过程中发明创造出来的。水用具不仅具有实际的用途,更承载着文化演进的轨迹。其变化和演进揭示了人类在人水关系中的主导作用,它的改进和提高更为集中地显示了人类在适应自然、改造自然过程中的智慧。而水用具用途的改变则预示着人水关系已走上精神融合的道路。水用具作为一种器物文化,它的发展折射出,在人水关系的历史上,人由被动到主动,由自发到自觉,由人对水的臣服和敬畏发展到人与水和谐相处。

关键词:水用具;人水关系;衍变

中图分类号:G122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671-4970(2008)01-0007-03

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推断,人类的远祖先是在海洋中生活,继而水陆两栖,再逐渐陆生,并慢慢由爬行到直立行走。追根溯源,人类起源于海洋。这似乎注定了人类生活离不开水。人类择水而居,人类文明的创造、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,总是与水有着深厚的渊源。在人与水的相处交往中,人类发明了各式各样的用具,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方法,兴水利除水害,与水结成了复杂多元的人水关系。人水关系的发展、衍变,始终以水用具的发展、衍变为媒介。水用具的发展史,其实也就是一部鲜活生动的人水关系史。

水用具是人们在水事活动中使用的用具、机械、仪器和设备的总称,它们是人类文明的物证。人类从蒙昧到野蛮到文明一步步走来,每一步都在水用具上面刻下了发展的烙印。水用具是人类文化的物化形态,是水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从总体上来看,水用具不同种类功能的划分,实际上反映了人从惧怕水,到人水相争,再到人水和谐的人水关系不同的发展阶段。而每种水用具的完善、改进,则清晰地勾画出人在人水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。人水关系是复杂多元的,围绕水用具人类形成了不同的水文化,在精神的领地里诉说、解读着人水关系的发展变迁。

一、水用具的种类划分揭示了人水关系的发展脉络

按功能分类,水用具大致可以分为汲水用具、储

水用具、饮水用具、渡水用具、治水用具、镇水用具、防水用具、嬉水用具以及发挥、利用水的各种特性的其他用具。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,有些水用具已经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,有些已停而不用甚至已经消失。但是,水用具所承载的那些功能却还都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。各类水用具的历史发展,特别是它们不同功能的划分,客观上揭示了人水关系的发展脉络。

人类择水而居的原因是人离不开水,所以,人类最初和水打交道的用具主要是汲水用具、储水用具、饮水用具,通过这些水用具的使用来满足人类日常生活的需要。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是距今5300至5500年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晚期的聚落遗址,1985年5月21日考古人员在此遗址出土了两件瓷罐,另外还发现了祭坛、红陶块遗迹、水井等。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伟大发明,从以前的用贝壳、椰壳、葫芦瓢来舀水、储水到新石器时代的陶制水罐,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文明。另外,人类为了防雨和克服水的阻隔,相继发明了防水用具和渡水用具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就有关于伞的记述,蓑衣最早的记载见于《诗经·小雅·无羊》,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有古代渡水用具“腰舟”的记载。通过这些历史记载,可以知道人水关系的最初阶段是以人类顺应水、使用水为特点的。在这一阶段的人水关系中,人处于被动适应的地位。

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,人类不再满足于被动的躲避水、适应水,而开始治理水、开发利用水。开

发利用水的用具,主要体现为治水用具、镇水用具以及利用水的各种特性来为人类服务的其他用具。传说中的大禹治水,使用的工具主要是石斧、石刀、石铲、木耒等治水用具以及规、矩等测量工具。战国时期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建设都江堰水利工程时,已经使用了“卵石竹笼”、“杓槎”等治水用具。宋代治水过程中广泛使用埽工。由此可以看出,人类为了驾驭水,不断发明创造出各种实用的治水用具,由简单到复杂,体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性。人类在治理水患的同时,也在不断地探索利用水的各种天然特性来为人类谋利益。如,公元31年南阳太守杜诗创制了水排,水排主要是利用水的流动性,通过流水带动机械转动,进而鼓风冶铁。类似的用具还有三国时期的舂米设备水碓,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磨面设备水碾,以及发明于南宋后期、盛行于元代的纺纱机械水转大纺车。治水用具和水排等用具的出现,标志着人水关系进入了第二个阶段。在这一阶段的人水关系中,人开始变被动为主动,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驯服水,水还时常以不同的面目出现,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害和灾难。人水关系的第二个阶段,是人水相争的阶段。

人和水的关系是复杂多元的,一方面人离不开水,人的肌体、人的日常生活等等一刻都不能缺水,人有赖于水;另一方面又要治理水,防止水过多、过少给人类带来危害。其实,人类永远无法割裂与水的血缘,人类无论是恐惧水、顺应水,还是在治理水、利用水的时候,都还在进行着另外一项活动,通过这项活动在不知不觉间传递着人水关系的元信息,这就是亲水、嬉水用具的发明和使用。龙舟竞渡,作为一项源远流长的群众性娱乐活动,有人说是为了纪念越王勾践操练水师,有人说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和曹娥,也有人说是为了纪念楚大夫屈原。不管龙舟竞渡源于何时、始于何因,但看龙舟奔腾、人声鼎沸,水陆两地交相呼应,人水之间相互辉映,实际描绘出的是一幅人水和谐图。嬉水用具还有很多,比如河灯、鱼竿、水行器、冲浪板、溜冰鞋等等。嬉水用具的大量涌现和使用,反映出人水关系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,人类开始亲近水,追求人和水的和谐相处。这些嬉水用具,实际就是在人类和水之间营造着一种和谐氛围,就是在传递着人水关系的最高境界。

二、水用具的改进发展折射出 人水关系的主次地位

水用具的功能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,但是每种水用具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。水用具的发展变化与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步,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水

平同步。水用具的每一次发展,都反映出人类对水的能动作用的加强,都是一次人类在人水关系之中主导地位的提升。

首先,看汲水用具的改进。我国最早的汲水用具是水罐,即将绳子系在水罐上,用水罐从井中提水。为找到一种省力的汲水工具,商汤时期发明了桔槔。桔槔,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取水的汲水用具,借重于石头和人的重量,可以大大减轻人们提水的辛苦程度。但桔槔仅适宜于浅井或水面开阔的沟渠,为了从深井中汲水,我们的祖先又发明了辘轳。辘轳汲水,主要利用的是轮轴原理,将单向用力方式改变为循环往复的用力方式,因而既方便又省力。辘轳进一步发展,便出现了翻车。翻车由人力驱动上端的大小轮轴带动刮板,将水刮到木槽上端,连续不断地流入田间。对翻车的改进又出现了高转筒车和水力筒车,其提水量和提水高度大大增加。后来,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传入中国,使得过去由人们用劳力所做的事情,或由牛马、水车、风车等的力量来转动的机器,全部由蒸汽机来替代了。再后来人类发现了电,汲水用具改由电能作为动力来源,电动水泵的汲水能力已远远超越了古代传统汲水用具的效率。

再以都江堰水则为例来看治水用具的变化^[1]。水则是中国古代的水尺,最早的水则是李冰父子修都江堰时所立的三个石人,以水淹至石人身体某部位,来衡量水位高低和水量大小。《华阳国志》记载李冰“于玉女房下白沙邮,作三石人,立三水中,与江神约:水竭不至足,盛不没肩。”^[2]这里的“水竭不至足,盛不没肩”,说的是枯水位不低于脚,农田用水才不致发生旱灾,最高水位不要过肩,否则会发生洪灾。都江堰用刻划水则观测水位,有正式文献记载的是宋代。宋代在三道崖的石壁上已刻有水则,每则一市尺(后称一划),共十则,水位到了六则,流量就能满足灌溉,超过六则,多余的水就从飞沙堰、平水槽溢洪道排到外江去。这说明,宋代对水位观测工作已前进了一步。到元代,水则改为十一则《元史·河渠志》记载:“北江少东为虎头山,为斗鸡台。台有水则,以尺画之,凡十有一。水及其九,其民喜,过则忧,没其则则困”^[3]。明代正德年间(1506~1521年),将水则位置迁至宝瓶口的离堆对岸。清乾隆二十八年,离堆水则刻划剥落,重新伐石作水则于宝瓶口,也是尺之为划,共二十四划,春耕用水时十二划够用,汛期十六划为警戒水位。1936年正式设立了宝瓶口水位站,施测项目包括水位、流量、水温、降水等。1944年上部水则被洪水冲毁,用木质水则代替。1951年改为石质水则,分上下内部,下部四至十六划,上部十六至二十五划。1961年又在

古水则旁,以吴淞零点高程为标准,浇成混凝土刻划。如今,在都江堰渠首设置了多处专用水文站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,都江堰正在研究准备利用闸门自控器、水位数传机、闸门集中调度控机等设备,以实现水文测量的现代化。

人类因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向水提出各类要求,并创造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水用具来改造天然水本来的状况,以适应人类用水在时空上的要求。“这些对天然水的人为干扰作用,在初期由于人的能力有限,还是很微弱的,那时人在人水关系中仍基本处于被动局面^[4]。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能力的提高,水用具的功能不断改进以及新型水用具不断涌现,人类对天然水的干扰作用不断增强,当这种干扰达到一定程度时,人水之间的矛盾开始出现转化,从而在人水关系中,人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。

三、水用具的使用方式演绎了人水关系的精神耦合

史料显示,我们的祖先在不同的场合以及不同身份的人使用的酒器是有区别的,有些酒器的使用甚至还有特别的仪式。在古代治水过程中,有时人们会用石头刻制或者用铜铁铸造各种造型的人、动物来镇服水怪,扼制水患。此时,水用具的功能已经超越了其本身的自然属性,而被赋予了社会属性,成为一种象征符号、一种精神寄托,进而衍生出种种特色鲜明而迥异的水文化。

水用具衍生出来的文化包含很多方面,人们非常熟悉的有酒文化和茶文化。“曲水流觞”这一古老游戏,其名就是源于古代盛酒器具“觞”。羽觞出现于战国时期,一直延续使用至汉晋,其后逐渐消失。东晋永和九年(公元353年)三月初三的上巳节,会稽内史王羲之偕亲朋42人,相聚会稽山阴(今浙江绍兴)的兰亭。修楔祭祀仪式后,举行曲水流觞的游戏。42人饮酒咏诗,所作诗句结成了《兰亭集》。王羲之为该集作序,就是名闻天下的《兰亭集序》。从此曲水流觞,咏诗论文,饮酒赏景,历经千年而盛传不衰。而茶文化之茶道,甚至于今天还有专门的表演,以供人观赏。

在人类与水的争斗中,人们不仅创造发明了各种实用的水用具来使用水、治理水,甚至还在精神的空間里创造了种种的神话,组织了大批神人、神兽来充当自己的保护神,从而形成了我国古代源远流长的镇水文化。位于山西晋祠金人台内的四个铁人,其中西南隅的铁人胸前铭文,清楚地讲明铸造铁人的原意是镇水利民。《晋祠志》载:“铁本是金,熔铁

铸人,名曰金神,金能生水,有金则水旺^[5]。于是善男信女集资铸造,祈求风调雨顺。清乾隆五十三年(1788年)长江泛洪,荆州被淹,统治者深感荆江难以驯服,于是求助神灵保护。乾隆帝下旨铸铁牛9头,置于9个险段处镇水。铁牛能镇洪水的构想,据说源于兴风作浪的水中蛟龙惧铁,且按五行之说,牛属土,土又能制水。铁牛集二者于一身,故用之镇守江堤。然而9具铁牛厮守江流,虽夜以继日、任劳任怨,但终究未能制服肆虐的洪魔,且大多在与“蛟龙”的搏杀中沉沙消亡。

随着历史的迁移,许多水用具原有的用途发生了改变,但它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却越来越明显,静静地诉说着人水之间缠绵陆离的历史故事。比如,尊在先秦时用作酒器,到了北宋中后期,尊的功用渐生变化,装饰的功能已超过实用,而自元代以后基本上已无任何实用功能了。清代景德镇烧制了许多尊的变体,如观音尊、石榴尊、鱼篓尊等,均是装饰陈列用瓷,或为皇宫之内的观赏器。笔者年少时曾经操作、使用过的戽斗,现在也已淡出了农业生产的领域,而被放进了农具展览馆,供人们参观、品味。长期以来,人们往往更关注水用具的自然属性,并着眼于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服务功能,而忽视了它的文化属性。现在,许多古代水用具被纷纷复制、复原,一些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水用具也被重新油漆一新,放进了博物馆、展览馆,变换一个位置再次为人类服务。

人水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缩影,水用具是人水关系的重要媒介之一。水用具的变化、发展折射出在人水关系中,人由被动到主动,由次要地位到主导地位,由精神上的敬畏到不恭,人类已尽显对水的霸主地位。但自然和水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,人类永远也不可能离开水,当我们将须臾不可离开的水表现出一种霸气的时候,实际上也就是对自己的否定。人类永远也不要期望当水的霸主,人水和谐才是人水关系的最佳选择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都江堰水则趣话[EB/OL].[2003-02-08]. <http://www.scwater.gov.cn/html/huasuosl/wenhua/110.htm>.
- [2] 易安平.《华阳国志》所载“玉女”的发现[J].文史杂志,1995(6):88.
- [3] 宋濂.元史·志第十七下·河渠三[EB/OL].[2007-10-08] http://www.guoxue.com/shibu/24shi/yuanshi/yuas_066.htm.
- [4] 刘宁.文化视野中的水资源问题[N].人民日报,2007-04-16(9).
- [5] 刘大鹏.晋祠志[M].太原:山西人民出版社,2003:42.